

Yilin
译林名著精选

插图本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老人与海

[美国] 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黄源深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老人与海

[美国] 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黄源深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人与海/(美)海明威(Hemingway, E.)著;黄源深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4

(译林名著精选)

书名原文: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ISBN 978-7-5447-1652-9

I. ①老… II. ①海…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9294号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by Ernest Hemingway

Copyright © Hemingway Foreign Rights Trust

English and Chinese bilingual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emingway Foreign Rights Trust

English and Chinese bilingual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Yilin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5-178 号

书 名	老人与海
作 者	[美国] 欧内斯特·海明威
译 者	黄源深
责任编辑	於 梅
原文出版	Simon & Schuster Inc., 1995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 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ppm.cn
印 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
插 页	4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652-9
定 价	(软精装) 16.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1936年4月,海明威在《乡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碧水之上:海湾来信”的散文,其中有一段记叙了一个老人独自驾着小船出海捕鱼,捉到一条巨大的枪鱼,但后来鱼的大部分却被鲨鱼吃掉的故事。早在1939年,海明威搬到古巴时,他就开始计划以此为素材,写一篇情节完整的故事放到他的某个小说系列中。(实际上,他去世后,这个系列里其他的篇目作为《海流中的岛屿》的一部分被发表出来。)

1951年初,海明威终于开始在他哈瓦那附近的家中创作《老人与海》。1952年独裁者巴蒂斯塔将军再次发动政变上台。1945年联合国建立。1949年苏联成功地爆炸了一颗原子弹。1945年至1952年杜鲁门总统任职期间,美国奉行抵制苏联扩张的政策,于1947年提出“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1950年美国还参与了朝鲜战争;从1950年开始,参议员约瑟夫·R. 麦卡锡宣称要清查美国政府中的共产主义活动;美国人口的迅速膨胀和战后经济的繁荣刺激了整个国家的消费。《老人与海》虽然创作于这一时期,却在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之外(或说在边缘上)。

1952年,海明威发表了中篇小说《老人与海》:老渔夫圣地亚哥在海上连续八十四天没有捕到鱼。起初,有一个叫曼诺林的男孩跟他一道出海,可是过了四十天还没有钓到鱼,孩子就被父母安排到另一条船上去了,因为他们认为孩子跟着老人不会交好运。第

八十五天,老人一清早就把船划出很远,他出乎意料地钓到了一条比船还大的枪鱼。老人和这条鱼周旋了两天,终于叉中了它。但受伤的鱼在海上留下了一道血腥的踪迹,引来无数鲨鱼的争抢。老人奋力与鲨鱼搏斗,但回到海港时,枪鱼只剩下一付巨大的骨架,老人也精疲力尽地一头栽倒在陆地上。孩子来看老人,他认为老人没有被打败。那天下午,老人在棚屋中睡着了,梦中他见到了狮子。“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却不能被打败”,这是圣地亚哥的信念,也是《老人与海》中作者要表明的思想。通过圣地亚哥的形象,作者热情地赞颂了人类面对艰难困苦时所显示的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孩子准备和老人再度出海,他要学会老人的一切“本领”,这象征着人类这种“打不败”的精神将代代相传。

这篇小说的确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某一阶段的普遍模式,这种模式甚至在现在的发展中国家还可以看到。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农业国古巴,传统的渔业文化(和工业化世界隔绝,贴近自然,脱离现代技术,受庞大的家族和紧密联系的村落的约束)开始受到捕鱼产业(依赖工业化的世界,不顾或忽视环境,依靠机械设备获取利润,受庞大的家族和地方村落的约束较少)的冲击。在《老人与海》里,一方面,海明威把圣地亚哥描绘成一个一心一意将捕鱼手艺与自身身份、行为准则和自然法则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渔民;另一方面,海明威刻画了一些奉行实用主义的年轻渔民,他们把鲨鱼肝卖给美国的肝油产业,用这些利润购买摩托艇及其他机械设备,把捕鱼全然当作改善物质生活的一种手段。

圣地亚哥的个人经历也有几分表现了全球化的进程,正如评论家安琪·卡佩兰和比克伏特·斯尔崴司特所指出的,圣地亚哥在文化上是西班牙人,因此是一个欧洲人。他出生在加纳利群岛,经常到非洲沿岸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代表非洲。作为到古巴

的移民,和许多从欧洲过来的西班牙人一样,他同时又是一个古巴人(他墙上的科伯圣母像暗示了这一点),一个美洲人。圣地亚哥来到新世界时还带着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如献身于手工艺,接受自己在自然法则中的地位等等,他把这些价值观和明确的美国式的想法结合起来,根据那套可以维持个人生活的独立而个性化的行为准则生活。这篇小说真的很有普遍意义,因为它考虑到作为一位老人的苦境:要与年龄、贫穷、孤独和死亡斗争来努力维持他的身份和尊严,要重新确立他在生活圈中的名声,要与那些他爱的人和能够传承传统文化的人保持良好的关系。最终,圣地亚哥英雄式的斗争不仅挽救了他自己,也鼓舞了他周围的人,并使他们得到了精神上的升华。小说以写实手法展现了捕鱼老人圣地亚哥在重压下仍保持的优雅风度,这个精神上永远不可战胜的人成为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硬汉”形象之一。对于《老人与海》这部被译成几十种文字的作品,海明威自己认为“是这一辈子所能写出的最好的一部作品”。

圣地亚哥是海明威所崇尚的完美的人的象征:坚强、宽厚、仁慈、充满爱心,即使在人生的角斗场上失败了,面对不可逆转的命运,他仍然是精神上的强者,是“硬汉”。“硬汉”是海明威作品中经常表现的主题,也是作品中常有的人物。他们在面对外界巨大的压力和厄运打击时,仍然坚强不屈,勇往直前,甚至视死如归,他们尽管失败了,却保持了人的尊严和勇气,有着胜利者的风度。

海明威的前一部小说《过河入林》发表于1950年,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爱情小说,融入了当代人对战争的思考,却遭到评论界的质疑。海明威,像圣地亚哥一样,需要一个巨大的成功来重新确立他的名声。1952年他第一次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老人与海》的完整版。随后这篇小说成为“每月一书”俱乐部的精选品和最畅销的小说。它迅速获得评论界的认可,在1953年为海明威赢

得了普利策奖。由于小说中体现了人在“充满暴力与死亡的真实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勇气而获得 1954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1958 年这篇小说被拍成电影,由斯宾塞·特罗丝主演。

他是个老人，独自驾了条小船，在墨西哥湾流捕鱼。出海八十四天了，连一条鱼都没有到手。前四十天，还有个男孩跟着。可是一连四十天都没捕到鱼后，孩子的父母就说，这老头真是晦气，倒霉透顶^①。孩子听从吩咐，上了另一条船，第一个星期就捕到了三条好鱼。看着老人天天空舟而归，孩子心里很难受。他常下岸去帮老人的忙，把成卷的钓线，或是手钩、鱼叉和缠在桅杆上的帆卸下船来。船帆用面粉袋打过补丁，卷起来时，活像是常败将军的旗帜。

老人瘦骨嶙峋，颈背上刻着深深的皱纹，脸上留着良性皮肤肿瘤引起的褐色斑块，那是阳光在热带洋面上的反射造成的。褐斑布满了他的双颊，双手因为常常拽住钓线把大鱼往上拉，镌刻着很深的伤疤。不过，没有一处伤疤是新的，每个伤疤都像无鱼的沙漠里风化了的沙土一样古老。

除了一双眼睛，他浑身上下都很苍老。那双眼睛乐观而且永不言败，色彩跟大海一样。

“圣地亚哥，”他们从泊船的地方爬上岸时，孩子对他说，“我又可以跟你去了，我们已经挣了些钱。”

老人教会了孩子捕鱼，孩子很爱他。

“不，”老人说，“你在一条幸运船上，你可要待下去呀。”

“可是你记得吧，有一回你有八十七天都没有捕到鱼，可后来，一连三个星期，我们每天都捕到了大鱼。”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怀疑我不行才离开的。”

“是我爸让我走的。我还是个娃娃，总得听他的。”

“这我知道，”老人说，“这很正常。”

“他不大有信心。”

“是呀，”老人说，“不过我们有，是吧？”

“是的，”孩子说，“我在露台饭馆请你喝杯啤酒，然后我们再把这些东西拿回家去，好吗？”

^① 原文为西班牙语。

“干吗不？”老人说，“两个渔夫一起喝一杯。”

他们坐在露台上。有很多渔夫取笑老人，老人却并不生气。那些年纪更长一些的渔夫瞧着他，心里很难受，但他们没有表露出来，只是客气地谈论着水流、钓线漂入水中的深度、一连的好天气以及他们的见闻。那天收获颇丰的渔夫已经回来了，他们把枪鱼剖开，横着铺在两块木板上。板的两头各有一人抬着，踉踉跄跄朝鱼库走去。渔夫在鱼库那儿等待冷冻车过来，把鱼运往哈瓦那市场。那些捕到鲨鱼的人已经把鱼运到海湾另一头的鲨鱼加工厂里了，在那里他们把鲨鱼吊在滑轮上，取下鱼肝，割去鱼鳍，剥掉鱼皮，把鱼肉切成一条条的准备腌起来。

一刮东风，一股鱼腥味就会从鲨鱼加工厂里飘出来，飘过海港吹到这里。但今天风转为往北吹，后来风又渐渐地停了，所以只有一丝淡淡的腥味。露台上洒满阳光，很是惬意。

“圣地亚哥。”孩子唤道。

“嗯。”老人应道。他握着酒杯，回想多年以前的往事。

“我出去搞些沙丁鱼来，让你明天用，好不好？”

“不用了。玩你的棒球去吧。我还划得动，还有罗赫略可以帮忙撒网。”

“我想去。既然不能跟你去捕鱼，那总该帮点忙吧。”

“你给我买了啤酒，”老人说，“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

“你第一次带我上船那会儿，我几岁呀？”

“五岁，而且你差点就没命了。当时我把一条鱼拖上了船，那鱼活蹦乱跳的，险些把船撞得粉碎。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那鱼尾巴使劲地拍打，撞断了划手的坐板，还有你用棍子打鱼的声音。我还记得你把我推到船头，那儿堆着一卷卷湿淋淋的钓线。我觉得整条船都在颤抖，我听见你在用棍子打鱼，就像砍树一样。我觉得浑身都是甜甜的血腥味。”

“你是真的记得，还是听我说的？”

“从我们第一次一块儿捕鱼那会儿起，我什么都记得。”

老人用他那双被阳光灼烧过的自信而慈爱的眼睛打量着他。

“你要是我的孩子，我就会带你出去冒冒险，”他说，“可是你是你爸妈的孩子，而且又在一条幸运船上。”

“我可以去弄些沙丁鱼来吗？我还知道上哪儿搞得到四个鱼饵。”

“我今天还剩下一些鱼饵呢，我把它们腌在盒子里了。”

“我给你搞四个新鲜的来吧。”

“一个就好。”老人说。他从未失去希望和信心。而现在就好像微风拂过，他的希望和信心都被鼓舞起来了。

“两个吧。”孩子说。

“那就两个吧，”老人同意了，“不是偷来的吧？”

“我倒想去偷的，”孩子说，“不过，这几个是我买来的。”

“谢谢你。”老人说。他太单纯了，不会去想自己是什么时候变得谦恭起来了。但他知道他已经变得谦恭了，还知道这并不丢脸，也没有让他丧失真正的自尊。

“看这水流，明天会是个好天。”他说。

“你要上哪儿？”孩子问。

“很远的地方，等到风向转了再回来。我想不等天亮就出海。”

“我要设法让船主在很远的地方作业，”孩子说，“那样，要是你捕到一个很大的家伙，我们可以来帮忙。”

“他可不喜欢在太远的地方捕鱼。”

“这倒是，”孩子说，“但是我会看到一些他看不见的东西，譬如一只鸟在捕鱼，引诱他去远海跟踪鲱鳕。”

“他的眼睛有那么糟糕吗？”

“差不多全瞎了。”

“这倒怪了，”老人说，“他又没有捕过海龟，那才是最伤眼睛的。”

“但你在莫斯基托海岸捕了好多年海龟，眼睛还照样很好呢。”

“我是个怪老头。”

“你现在还有没有力气对付一条很大的鱼？”

“我想还有。何况我还知道很多诀窍。”

“我们把这些东西搬回家去吧，”孩子说，“这样我就可以去拿渔网捕沙丁鱼了。”

他们从船上拿了一应器具。老人肩上扛着桅杆，孩子拿着木盒，木盒里面装有一卷卷编织紧密的褐色钓线，还有手钩和带柄的鱼叉。船尾放着盛鱼饵的盒子，旁边有一根木棍，是用来制服弄到船边的大鱼的。老人的这些家什没有人会偷。但是船帆和沉重的钓线还是拿回家好，因为露水对这些东西有损害。尽管老人肯定当地人不会来偷，但他想，把手钩和鱼叉留在船上会是不必要的诱惑。

两人一起顺着路走到了老人的棚屋前，从开着的门进去。老人把裹着帆的桅杆靠在墙上，孩子在旁边放下木盒和其他渔具。桅杆几乎跟这个单间的棚屋一样长。棚屋是用王棕——当地人称做棕榈^①——的坚韧苞壳盖成的。屋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以及一方烧炭起火做饭的泥地。棕色的墙是用棕榈结实的纤维质叶子砌成的，那叶子被压得扁扁的，叠在一起。墙上有一幅彩色画，是《耶稣圣心图》，另一幅画是《科伯圣母图》，都是他妻子的遗物。本来，墙上还挂着一幅妻子的着色照，但因为他一瞧见便想起自己形单影只，就把它拿了下来，放在角落的一个架子上，一件干净衬衫底下。

“你吃什么呀？”孩子问。

“一锅黄米饭和鱼。你想要吃一点吗？”

“不，我回家吃饭。要我帮忙生火吗？”

“不用了。我等会儿自己来生火。或者我也许就吃冷饭了。”

“我可以把渔网拿走吗？”

“当然喽。”

渔网已经没有了，孩子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卖掉的。不过，他们每天都要把这场戏演一遍。孩子也知道，那锅黄米饭其实是没的，鱼也没有。

“八十五是个幸运的数字，”老人说，“你想不想看到我带回来一

① 原文为西班牙语。

条鱼，去掉内脏净重还超过一千磅？”

“我去拿渔网捕沙丁鱼，你就坐在门口晒太阳好吗？”

“好。我有一张昨天的报纸，可以看看有关棒球赛的新闻。”

孩子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否也是编造出来的。不过，老人从床底下取出了报纸。

“佩里科在酒店^①里给我的。”他解释说。

“我捕到沙丁鱼就回来。把你的和我的放在一起，镇上冰，明天早上分着用。等会儿我回来，你跟我说说棒球赛的消息。”

“扬基队是不会输的。”

“不过我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

“对扬基队要有信心，孩子。想一想名将迪马乔吧。”

“我怕底特律老虎队和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小心点，要不然，你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袜队都要害怕了。”

“你研究一下，等我回来告诉我。”

“你认为我们是不是该去买张彩票，末尾两位数是八十五？明天是第八十五天。”

“可以是可以，”孩子说，“不过你那八十七天的伟大纪录怎么办？”

“不可能有第二次了。你认为能搞得到末尾两位数是八十五的彩票吗？”

“我可以预订一张。”

“一张要两块五。我们向谁能借到这笔钱呢？”

“这个简单。两块五我总能借到手。”

“我觉得也许我也能。不过我尽量不借。一回借钱，二回要饭。”

“穿暖和些，老爷子，”孩子说，“别忘了现在是九月。”

“是大鱼上钩的月份，”老人说，“五月份人人都能捕到鱼。”

① 原文为西班牙语。

“现在我去捉沙丁鱼了。”孩子说。

孩子回来的时候，老人在椅子上睡着了，太阳已经落下。孩子从床上拿来一条旧军毯，铺在椅背上，盖住老人的肩膀。这肩膀不同寻常，虽然很老，却依然有力。那脖子也仍然很壮实。老人睡着时，脑袋往前耷拉着，皱纹并不明显。他的衬衫打过多次补丁，弄得很像船帆，经太阳一晒，褪成了深浅不一的颜色。不过，老人的头很老，闭上眼睛时，脸上就没有一丝生气了。报纸摊在他的膝盖上，有胳膊的重量压着，才没被晚风吹走。他赤着双脚。

孩子走了，没有惊动老人，回来时，老人还没睡醒。

“醒一醒，老爷子。”孩子说，他伸手碰了一下老人的膝盖。

老人睁开了眼睛，一时仿佛从遥远的地方回过神来。然后他笑了笑。

“你搞到什么了？”他问。

“晚饭，”孩子说，“我们要吃晚饭了。”

“我还不是很饿。”

“来，吃饭。你不能光打鱼不吃饭。”

“我倒是这么干过。”老人说着站了起来，拿起报纸，把它折好。然后开始叠毯子。

“把毯子围在身上，”孩子说，“只要我还活着，就不让你空着肚子去打鱼。”

“那就活得长些，照顾好你自己。”老人说，“我们吃什么呀？”

“黑豆烧米饭、油煎香蕉和炖菜。”

孩子从露台饭馆搞来了这些饭菜，用一个双层金属饭盒盛着。口袋里放着两副刀叉和勺子，每副都用餐巾纸包着。

“这是谁给你的？”

“马丁，饭馆老板。”

“我得谢谢他。”

“我已经谢过了，”孩子说，“你就不用去谢了。”

“我要把一条大鱼肚子上的肉给他，”老人说，“他这么款待我们

不止一次了吧？”

“我想是的。”

“那我要给他的就不只是鱼肚子上的肉了。他很关照我们。”

“他还送了我们两瓶啤酒。”

“我喜欢罐装啤酒。”

“我知道。不过这是瓶装的，哈图伊牌啤酒。我得把瓶子送回去。”

“你真好，”老人说，“我们可以吃了吗？”

“我在招呼你吃呢，”孩子轻声说，“你没有准备好我就不想打开饭盒。”

“现在我准备好了，”老人说，“我只要花点时间洗一下就行了。”

上哪儿去洗呢？孩子想。村子里的供水站隔了两条街，在路的另一头。我得替他把水弄到这里来，孩子想，还有肥皂和一块像样的毛巾。我为什么那么粗心呢？我得再给他搞一件衬衫、一件过冬的外套、一双什么样的鞋子和另外一条毯子。

“你的炖菜好吃极了。”老人说。

“你给我说说棒球赛的事儿吧。”孩子提出要求。

“我说过，在全美职业棒球联赛中，就数扬基队最厉害。”老人高兴地说。

“今天他们输了。”孩子告诉他。

“那不要紧。迪马乔这个厉害的家伙恢复了状态。”

“他们队里还有其他人。”

“那是。但有他就不一样了。在另一个联赛中，布鲁克林队对阵费城队，我肯定支持布鲁克林队。可我又想到了迪克·西斯勒，还有老公园^①里那些漂亮的击球。”

“这种好球是再也见不着了。我见过的击球数他打得最远了。”

“你还记得过去他常来露台饭馆的时候吗？我想带他去打鱼，但我胆子小，不敢开口。后来我让你去说，可你胆子也小。”

① 指费城的希贝公园，曾是费城棒球比赛的重要场地。

“我知道。我们犯了个大错，要不，他可能会跟我们去打鱼的。那样的话，我们会有一段终生难忘的回忆。”

“我想带名将迪马乔去打鱼，”老人说，“据说他父亲是个渔夫。也许他过去和我们一样穷，能说得上话。”

“名将西斯勒的父亲从来没有过苦日子。他——我是指他父亲——像我这样年纪的时候就在大联盟里打球了。”

“像你这样年纪的时候，我在一条开往非洲的横帆船上当普通水手，黄昏的时候我见过狮子在沙滩上出没。”

“我知道。你跟我说过。”

“我们是谈非洲，还是谈棒球？”

“我想还是谈棒球吧，”孩子说，“同我谈谈那个了不起的约翰·J. 麦格劳。”他把J说成了霍塔。

“以前他有时候也到露台饭馆来的，但酒一下肚就很粗鲁，说话严厉，不好相处。他的心思都放在赛马和棒球上。至少口袋里一直装着马的名单，电话里动不动就提起马的名字。”

“他是个能干的球队经理，”孩子说，“我爸爸认为他最能干。”

“那是因为他上这儿来得最多，”老人说，“要是迪罗谢不间断地年年都到这里来，你爸会以为他是最能干的经理。”

“说真的，谁是最能干的经理，是卢克，还是迈克·冈萨雷斯？”

“我认为他们不相上下。”

“而最好的渔夫是你。”

“不。我知道还有更好的。”

“干吗这么说？”孩子说，“好渔夫很多，有些非常棒。但你是独一无二的。”

“谢谢。你让我高兴了。我希望别来一条太大的鱼，证明我们都错了。”

“要是你还是像你所说的那样健朗，就不会有能扳倒你的鱼。”

① 原文为西班牙语。

“也许我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健朗，”老人说，“但我掌握很多诀窍，而且我还有决心。”

“现在你该上床了，这样明天早上你才会精力充沛。我会把这些东西送回露台饭馆去。”

“那么晚安。早上我会叫醒你的。”

“你就是我的闹钟。”孩子说。

“年岁是我的闹钟，”老人说，“老人干吗要醒得那么早呢？是为了能度过更漫长的一天？”

“我不知道，”孩子说，“我只晓得年轻小伙子睡得香，起得晚。”

“我会记得的，”老人说，“我会按时叫醒你。”

“我不喜欢他来叫醒我，好像我不如他似的。”

“这我明白。”

“睡个好觉，老爷子。”

孩子出去了。两人已经黑灯瞎火地吃了晚饭。老人脱了裤子，摸黑上了床。他把裤子卷起来做了个枕头，把报纸塞进裤子里，用毯子裹住自己，将余下的旧报纸盖住裸露出来的弹簧，自己就睡在报纸上。

不一会儿他就睡着了，他梦见了孩提时代的非洲，长长的金沙滩和白沙滩，白得简直刺眼，还梦见了高高的海岬和褐色的大山。如今他每晚都梦见生活在那片海岸上，在梦里听到海浪的咆哮，看到本地的小船破浪前进。睡梦中他闻到甲板上柏油和麻絮的味道，嗅着早上陆地微风带来的非洲气息。

平常他嗅到陆上的微风就会醒来，然后穿好衣服，去叫醒孩子。但今晚那风来得很早，睡梦中他知道时候还早，于是便继续做梦，梦见岛屿的白色峰顶从海上升起，又梦见加那利群岛形形色色的海港和锚地。

他不再梦见风暴，不再梦见女人，不再梦见轰动的大事，不再梦见大鱼、打架、斗力，也不再梦见妻子。他只梦见眼前的地方以及沙滩上的狮子。薄暮中，狮子们像小猫那样在嬉戏，他喜爱它们，

就像喜爱那个男孩一样。他从未梦见过男孩。他就那么醒来了，他从开着的门望出去，瞧着月亮，然后摊开裤子，穿在身上。他在棚屋外撒了尿，然后顺着路走过去叫醒孩子。早晨的寒气让他直打哆嗦。但他知道，哆嗦会让自己暖和起来，而且他马上就要划船了。

孩子家的房门没有上锁。他推开了门，赤着脚悄悄地走了进去。孩子躺在外间的一张帆布床上，睡得很熟。此时，月亮正渐渐隐去，借着洒进屋的月光，老人能把孩子看得一清二楚。他轻轻地拉住他的一只脚握在手里，直到孩子醒来，翻了个身看着他。老人点了点头，孩子从床边的椅子上拿了裤子，坐在床上，穿了上去。

老人走出门，孩子在后面跟着。他很困，老人搂住他的肩膀说：“对不起。”

“干吗这么说？”孩子说，“男子汉就该这样做。”

他们顺着路朝着老人的棚屋走去。黑暗中，一路上男人们扛着桅杆光着脚在走动。

两人走到了老人的棚屋，孩子拿了放在篮子里的几卷钓线以及鱼叉和手钩，老人把裹着帆的桅杆扛在肩上。

“你想喝咖啡吗？”孩子问。

“我们先把渔具放到船上，再去喝点咖啡。”

在一个清早供应渔人早餐的地方，他们用炼乳罐喝了咖啡。

“睡得怎么样，老爷子？”孩子问。要完全赶走睡意还是很难，但这时他已渐渐清醒过来了。

“很好，曼诺林，”老人说，“今天我信心十足。”

“我也一样，”孩子说，“现在，我得去拿你和我的沙丁鱼，还有你的新鲜鱼饵。我们的渔具都是他自己拿的，他从来不要别人拿。”

“我们不一样，”老人说，“你才五岁我就让你拿东西了。”

“我知道，”孩子说，“我马上回来。再喝一杯吧，这儿我们可以赊账。”

他走了，光着脚踩在珊瑚岩上，朝存放鱼饵的冷库走去。

老人慢悠悠地喝着咖啡。一整天他就吃这点东西，他明白应该喝下去。如今，他厌食已经好久了，而且他从来不带午饭出海，船